

# 向女友的承諾

余福綿神父

香港教區司鐸



*Rev. Edward F. M. Yu*

我一生走過無數死亡的幽谷，逃過不少大難，使我看得出一切都在冥冥中，隱藏著天主無限的愛心和巧妙的安排。

## 第五章 向女友的承諾

香港教區司鐸余福綿神父

(Rev. Edward F. M. Yu) .....	171
(一) 不平凡的開始 .....	173
(二) 向天主討價還價 .....	175
(三) 給女朋友的許諾 .....	178
(四) 拿出勇氣來學習 .....	182
(五) 天主自有安排 .....	186

香港教區司鐸 余福綿神父  
Rev. Edward F. M. Yu



余福綿神父在聖本篤堂辦公室。



余神父鼓勵教友每天以祈禱開始，以祈禱結束。



余神父在沙田聖本篤堂任助理主任司鐸。



余福綿神父與作者在聖本篤大禮堂前留影。



余福綿神父笑稱一生收過兩份大禮。  
(圖片:聖本篤堂教友提供)

## (一) 不平凡的開始

我跟余福綿神父(Rev. Edward F.M. Yu)不大熟識，第一次跟他聯絡，心裡實在有點緊張，而且我這一次留在香港的時間不多，聽說他主持避靜去了，最快要四、五天後才回來，我心裡就更惆悵了。

可是，就在當天晚上，余神父卻突然給我回了個電話，並且當下就約定了我們會面的時間和地點，果真快人快語，沒有半點架子，令我喜出望外，感激萬分。

本書訪問的六位神父，不但年紀都超過七十歲，而且都度過了頗具傳奇性、一般人難以理解的人生，有的離鄉別井，有的從外國飄洋過海而來，也有的放棄父母、愛情、高薪厚職，都是爲了追隨福音的淡泊精神。

自然余福綿神父也不例外，他1937年在香港一個小康之家出生，到1956年十九歲時，他突然因好奇心驅使而主動去找神父，要求學道理，領洗入教，當年他是一個大家庭中，兄弟姊妹裡第一個入天主教的，

他也從未讀過天主教學校，余神父竟然高興得叫這個做「人生第一份禮物」。領洗不過三年，余神父又告訴他家人和身邊的女朋友，剛收到「人生第二份禮物」，感覺到天主要他做神父的聲音，越來越清晰，越來越響亮，二十二歲時毅然以遲來的聖召(late vocation)資格，入讀聖神小修院做大修生。

究竟當年有甚麼內外原因，促使余神父有這些不平凡的想法？修道生活是否一帆風順？從1968年晉鐸到現在，四十七年的司鐸生涯中，他一生遭遇最大的挫折是甚麼？

余福綿神父在電話談話中，給我一個非常寬仁和藹的印象，使我內心感到豁然開朗，很期待跟這樣一位有個性的人物會面。後來，余神父又跟我解釋，聖本篤堂在沙田圍崗背街，外人不容易找到，所以建議我們不如先到九龍又一城一間餐廳會面，這樣一來，減省了因為「誤入歧途」而浪費了時間的煩惱，大家都感到輕鬆得多了。



## (二) 向天主討價還價

余福綿神父跟我約好在又一城地鐵站商場樓上的餐廳會面，我還沒走出電梯，神父已經在窗前向我揮手了，大概我們老華僑都不難給人辨認出來吧？寒暄兩句，向侍應交帶了午餐，余福綿神父便講到題了。

「我的聖召，確是與別不同，因為我家裡的人都不是教友，爸爸很年輕便去世，死時五十歲。我領洗前讀聖保羅中學(St. Paul's Co-educational College)，對基督教和佛教算是有點認識，由一些蛛絲馬跡，也知道神的存在，但心中總有點渴求，常常不滿現狀，但又有不知身在何方的感覺。

「十八歲那年，我有一天獨自在街上徘徊，遇見一位同學，歡歡喜喜的告訴我他剛剛領了洗，做了天主教徒。這樣一來，他的滿心喜悅就更令我好奇了，我很想多一點認識天主教的道理。

「第二天，我『半無厘頭』的跑到堅道聖母無原罪總堂(教友俗稱大堂)，想查詢一下參加慕道班的途徑，剛好本堂唐多明神父(Rev. Dom Bazzo, PIME, 1906

-1998)站在聖堂門外，伸出雙手來迎接我，就這樣開始了我領洗入教的新生命。那是1956年，當年我已經十九歲。

「在唐多明神父的愛心和耐心支持和鼓勵下，我不但對學習道理很感興趣，高興得雖然自己還未領洗，就已經頻頻向家人講道，在心底裡，我也開始嚮往做神父的工作。

「唐神父常說，領洗是天主的第一份禮物，聖召是第二份。

「初領洗的時候，我是家裡和班裡唯一的天主教徒，因此要克服許多障礙，才可以天天去望彌撒和領聖體，但在唐神父的鼓勵下，我幾乎每天都去大堂參與聖祭，跪在聖心祭台前默禱，尤其感到內心的自由和幸福。

「另一方面，其實就像一般年青人一樣，我對婚姻愛情的生活，有很大的吸引力。我曾經跟幾位女朋友交往過，也建立過很深厚的感情，記得有些日子，在結婚或升神父之間，出現過很難取捨的矛盾心情。

「有時，我甚至跟天主討價還價說：『我喜歡孩子，讓我成家立室吧，我會把第一個孩子奉獻給你！』

「但天主清楚回答我說：『你憑甚麼知道，我必





會接納你的兒子做神父？」

「想了又想，我決定也許應該找個機會，先跟一位最親密的女朋友『攤牌』，把做神父的志願告訴她，可是在未鼓起勇氣之前，我把計劃先告訴神師，他卻出奇地要我『先拖著』。

「神師的意思是，爲了避免有人胡亂猜測，閒言閒語，把我跟女朋友分手和她不是天主教徒混爲一談，因此，他給我一個建議：在我未向女朋友表態之前，不妨先花點心機和時間，好好教她道理，帶她領洗入教，之後才認真向她解釋，事情就好辦得多了，萬一到時我改變主意，選擇婚姻而放棄修道生活，也算是天主聖意，總之一切盡人事，知天命，天主自有安排。」

### (三) 給女朋友的許諾

對年紀輕輕的余福綿神父來說，領洗是天主送給他的第一份禮物，但是他仍然沒有感到滿足，他還想從天主手中爭取第二份禮物：那就是做神父的聖召。爲了避免女朋友胡亂揣測，余神父決定先向她解釋一點天主教的道理。

「終於，我成功地教女朋友學道理，她並且領洗入教。可是當我要向她說分手的時候，我卻花了很多唇舌才說服了她，我解釋我不是因爲不喜歡她而拒絕她的愛，而是我覺得天主第二份禮物——聖召更爲可貴。我要開始我的第二次新生命。

「原來與好朋友分手，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簡單，但我向女朋友保證，會專心修道，並且爲了報答她成全我的大恩，一生不會跟其他任何人結婚。

「爲了要清楚地考慮一切，義無反顧，我在社會工作了三年，才入修院。

「事實上，從分手那天開始，直到今天，我向女朋友的承諾，不斷遇到新的挑戰和衝擊。在社會工作

和做了神父的四十多年裡，一生最大的困擾，是常常無緣無故有異性朋友走近，悄悄向我示意。這些誤解和煩惱，使我心靈受到很大的痛苦，是我心中一根刺，我天天加倍警惕自己，我是爲了事奉至高無上的造物主，而獻身給全人類，但也從未忘記，我給女朋友的保證。

「『聖洗』和『神品』兩件珍貴的禮物，代表天主對我的愛心和智慧，我怎會爲了男女私情，而忘記了天主的大恩大德？我見過許多神父還俗，其實不是因爲獨身問題，而是因爲當工作繁重起來的時候，他們就漸漸放棄了祈禱。做神父首先要做個祈禱的人，我每天清晨的營養早餐就是默禱，無論我多麼忙碌，身在何方，我都記得進食我的營養早餐。」

正聽得入神，餐廳裡客人卻越來越多，因爲接近中午，已經有人站在門口輪候。余福綿神父見我正爲錄音和寫筆記煩著，叫我先別焦急，午飯後他會帶我到沙田聖本篤堂區的辦事處，繼續他未說完的故事。跟著余神父又不慌不忙地從旅行袋中，拿出一本精美的彩色畫冊給我：《鐸跡——司鐸的足跡》(Footprint of the Priest)。這是余神父在2005年六十八歲時，爲了感恩而編寫的，裡面除了有余神父寫的自

傳，還有他在羅馬傳信大學做修生時保留著的珍貴信函、電報、文憑等，他隨意給我翻開幾頁，引證了要講述的綱要，並囑我日後回到加拿大寫書時，只要好好利用這畫冊作為參考資料，就不用費思量，苦猜度了！倒是神父想得細心周到，使我如沐春風，而冊子裡面一幅幅珍貴的彩頁圖片，更是琳瑯滿目，引得我很想立即找個地方慢慢細看。

書末原來已經工整地寫上給我留念的珍貴字樣，驟眼還看見一小段結語：「如果我們每天用祈禱開始，用祈禱結束，欣賞每一天都是天主的恩賜，而好好地活出每一天，是我們回報天主的最佳禮物。」

余神父不愧是一位善牧，懂得天天感恩和祈禱，他跟著補充說：

「我從小體弱多病，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一出世就有好幾次死裡逃生的經驗，不但開過八次刀，遍體鱗傷，而且父親去世時很年輕，僅五十歲，我當時十六歲，我估計我絕不會比爸爸長命，這使我不斷警惕自己，要珍惜生命，不但好好地活出每一天，而且要做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地步，勇敢為生命作證。

「除了不斷為自己生命感恩，我也為我『聖洗』

和『神品』兩件禮物感恩。試想一想，我領洗時，在聖保羅中學幾十個外教同學中，是唯一的天主教徒。兩、三年後，我又神奇地感到做神父的聖召。這本紀念畫冊，是在2005年在我六十八歲時爲了反省和感恩而出版的，轉瞬間，我已經七十八歲，做了四十六年神父，一如聖詠所說『主賜鴻恩，何以爲報』！」

## (四) 拿出勇氣來學習

談及在修院唸書的頭兩年，余福綿神父感到既驚且喜。

「我入修院屬於成年聖召，因為我已經中學畢業，而且在社會上做了三年工作，但要進修神哲學院課程，就必須先入小修院，修讀兩年拉丁文，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的拉丁文教授是當時修院院長艾巧智神父 (Rev. Einaudi, Secundo. PIME, 1926-2003)，他看到我好像與拉丁文一直扯不上緣份，心中又氣惱，又焦急，好幾次拍桌子大罵，愚子不可教也！有一次艾神父又忍不住冒起火來了，跟著感慨地盯著我說：『Edward，拿出勇氣來學習吧！Courage! Edward! Courage!』

「艾神父這句充滿諒解和鼓勵的話，卻令我心頭溫暖舒適，我決定從此放棄雜念，收拾心情，集中意志和力量，努力去學好拉丁文，準備唸神哲學。

「一天下午，我在修院梯間，正在做打掃工作，有人告訴我，院長到處找我有事商量，看來事態嚴



重，我還來不及更換工作服，便跑上樓去見他。當時，我剛剛修畢了兩年拉丁文，正準備升入大修院，心裡很期待，希望別出了亂子。」

當時院長告訴余神父一個非常意外的驚喜：白主教要派他去羅馬讀神哲學。

余神父在他的畫冊《鐸跡》裡寫道：

「我有幸是第一個被白英奇主教派往羅馬讀書的香港修生。在羅馬初期，我曾經收過香港同學的來信說：『你站的地方是聖地！』當時我曾回信告訴他：『不是地方使人成聖，而是人使地方成為聖地。』」

余神父是二十年來第一位修生被派往羅馬讀書的，他的成敗不但可以作為教區未來修院培育的指標，對白主教來說，也可以證明他這項決策是否明智。

五年很快就過去了，余神父在羅馬傳信大學(Collegio Urbano de Propaganda Fide)，跟來自五大洲五十多個國家的修士一同學習，余神父不但覺得司鐸聖召的可貴，更感到普世教會的使命神聖。1966年，余神父要求院長批准他提早領受五品，為的是感謝天主賜給他的第一份禮物，特別希望受品儀式在自己領洗十週年那天(12月22日)舉行，這個消息不但振奮了香港教區，也使白英奇主教內心感到非常欣慰。

白主教立即親自寫了信祝賀余神父，並熱切地寄予祝福和期待，渴望他早日晉鐸，為香港、為中國教會作出貢獻。

「隨後幾年，白主教都不斷寫信和發電報來鼓勵我，充分表達他對神子們深切的關懷，和對香港教區的熱愛，言辭懇切，慈父之心，感人肺腑，所以我一直珍惜保留著他的信件。我在1968年晉升神父，依照白主教的意思再完成了一年神修學課程，1969年回到香港服務。」

白英奇主教是一位非常熱愛中國的宗座外方傳教會士，曾在廣東沿岸傳教近三十年之久。當教廷委任他時，他剛被中共囚禁，到1952年出獄後才到香港上任，不到一天，便立即負起建設教區的艱巨工程，救濟難民、推動教育、廣設醫療福利機構等等，深得全港教會內外人士的愛戴。他常常向人表示，心中有一個很大的願望，就是要積極培訓優良的中國神父，把教區福傳工作薪火相傳。

繼余神父之後，白主教除了每年都派修生去羅馬進修之外，還委任了好幾位精英的國籍神父，加入教區修院的培訓和行政工作。1968年，他更祝聖了公教真理學會主任徐誠斌神父為輔理主教，1969年徐神





父升任為香港第一位華人主教。同年，白主教功成身退，離開香港，1983年在意大利逝世。

## (五) 天主自有安排



祈禱和默想是余福綿神父每天必備的「營養早餐」。  
(圖片：聖本篤堂提供)

余福綿神父表示：「我的一生，發生過許許多多意想不到的事，我走過無數死亡的幽谷，逃過不少大難，使我看得出一切都在冥冥中，隱藏著天主無限的愛心和巧妙的安排，所以我常常對自己及對人說：『不用擔心，天主自有安排！』只要盡了人事，一切便要聽天命。

「我出生在一個外教家庭，有十兄弟姊妹，從出世我就大病不死，四歲走難時，一次全家外出，回家時家園卻全被炸毀，戰後和平返港時，又因為趕不上尾班船，而避過被水雷擊中。

「從來沒有甚麼病痛的我，1969年從義大利回到香港，正想全情投入教區服務之時，卻突然要『入廠大修』，躺在醫院五十三日！主教給的第一個任命，是我在病榻上收到的。後來，信不信由你，我一共開過八次刀！這一切，天主都讓我知道，我的生命原是恩賜，必須用來光榮天主。

「被我視為師傅的單國璽樞機(Cardinal Paul Shan Kuo-hsi, S.J. 1923-2012)曾有一句簡短的經文：『讓天主把我廢物利用』。從1956年學道理開始，到領洗，然後入修院，去羅馬進修，1968年升神父，1969年返回香港，不知不覺間，已走過四十多個信德的恩年，除了

天天感恩，我更常常銘記單樞機的另一句名言：『犧牲享受，享受犧牲。』」

余福綿神父不斷用「感恩」兩個字來形容自己傳奇的一生，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作座右銘，有甚麼比這心意更光榮天主？